



【韩】林胜顺 著
许铃莹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顾问

【韩】林胜顺 著
许铃莹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顾问 / (韩) 林胜顺著; 许铃莹译.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506-0256-4

I. ①顾… II. ①林… ②许… III. ①推理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527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1-111

Copyright © 2010 by Im Seongsu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 Ltd.

This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unHaeng NaMu Publishing Co. through Carrot Korea Agency, Seoul.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顾 问

著 者 (韩)林胜顺

译 者 许铃莹

责任编辑 李相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256-4

定 价 26.8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10-83670220)

contents 目/录

顾问	001
机构调整	006
公司	019
选择	027
公寓大厦	041
Master of Puppets (木偶操纵者)	048
证据	067
顾客或是委托人	077
Q&A	096
事务关系	113
中毒	128

文件袋	137
原罪	147
幸福结局	158
调查	163
遗书	170
象征	179
烙印	192
疑问	203
刚果	212
旅行	217
三人组	223
夜晚的热气	228
死亡的材料	239
原点	248
结尾	266
作者的话：这样看世界上人们的故事	273

顾问

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的权力争夺战中溃败，之后逃往莫斯科。历史学家们常说，作为温和的、理性主义者的托洛茨基若是进行集权的话，前苏联的未来便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与斯大林相比，他既不胆怯也不严苛。但生活就是如此微妙，在决定性的一瞬间，他的优点使他走向了没落。

托洛茨基的家人都没能逃过追杀。暗杀者无休无止地追查，把他们一个一个除掉。不仅他的家人，连他政坛上的同事和朋友也都无一幸免。由于世上一半的人仍然支持他，因此流亡的托洛茨基被监禁在一个小房间里。然而暗杀者并不仅仅

满足于此。

某日，托洛茨基的女秘书与一名男子恋爱了。这是一位谦恭诚挚、人品罕见的男子。秘书把这名男子介绍给了托洛茨基。二人互通姓名后就攀谈起来。这位孤独的老人真是太渴望他人的亲切和热情了。由于男子的暗杀行动不允许有任何失误，因此他并不着急，他不慌不忙地取得了托洛茨基及其亲信的信任。

一年后的某个午后，两人在一起私谈，连平时总是伴随在托洛茨基左右的警卫员和监视人都不在身边。男子毫不犹豫地拿起一把登山用的碎冰斧，砍在了托洛茨基的头上。揭开这个谋杀者的真面目用了10年时间，原来这名男子属于NKVD这个组织，即“内务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秘密警察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组织中的一个部门改名为克格勃。最具讽刺意味的是，NKVD的创始人正是托洛茨基本人。

有些人把这称为暗杀。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宣告：任何人都不要再与斯大林作对。

让我们看看最成功的暗杀实例吧。

涅槃乐队有位叫柯特·科本的歌手突然死了。他是否被暗杀，现在仍值得怀疑。李斯特探长说，疑犯从他挚爱的夫人到

狂热的歌迷、他的经纪公司、同一乐队的成员、竞争乐队、甚至到美国中情局（CIA）都有可能。认为是暗杀的大部分推论都站不住脚并且很夸张。

如果嫌疑犯是柯特·科本的歌迷，那就会变得相当的妙趣横生，从而达到令人开心的程度了。然而根据疑点进行调查的话，不一会儿就会发现犯罪嫌疑不成立。除了十分特别的人以外，谁都不会相信这一暗杀推论。因为他留下的遗书断断续续，而且他在生活中和歌曲中都透露过自杀这一倾向——“自杀就像画上个句号，戛然而止”。

由于他的死，他在最后的时刻成就了神话，他的光碟卖疯了，他的死亡之地也成了圣地。有人因此而获利，有人因此而悲伤，有人感到惋惜，但却没有人因此而不幸。这就是真正伟大的暗杀，给了所有人一个满意结果的暗杀。甚至人们都不相信这是暗杀。

所以，他真是被暗杀了吗？我也不太清楚。如果真是暗杀的话，我想说这干得太完美了。

想要听到伟大的暗杀实例是没这么容易的。

从伟大这一词就可以知道，这种频率是非常低的。能被上

升到伟大领域的暗杀能有多少呢？可能只有暗杀者们自己知道吧。

真正伟大的暗杀不会让人们发现那就是暗杀。若像斯大林那样以夸耀之心去杀人，或是指使者、实行者明明白白，尽人皆知的话，那就不是暗杀，而是恐怖活动了。有人误以为二者是一样的，但我们从柯特的例子中可以知道，真正优秀的暗杀就算使用了暴力，它也没有私利而只有公利。

由于这些理由，暗杀几乎是不可能被察觉的。谁发现了这是暗杀，并对此进行证明的话，暗杀就沦为了一件平凡无奇的事了。因此最伟大的暗杀都有清晰的作案痕迹，而且人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痕迹，相信它并承认它。

这是我所在的公司的一个故事。哦不，“所在”这个词并不合适。因为事实上，我并不在那里上班。确切地说，算是我“在做事”的一个公司。说不定你和我在同一个公司做事呢。然而就算是那样，我们相互之间也不可能认识。因为这家公司就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你在为公司做事，但你在做什么事你自己都不知道，甚至有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这个公司的。

我在刚果认识的某个大企业职员说了下面这句话。

“最近，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为谁工作。”

真是这样的。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这样。当然，我自己可能也没什么很大的不同。

机构调整

李部长因机构调整下岗后，不幸如欠费通知单一般接踵而至。这已不是运气不好这么简单了。就在他失业后，老婆和别的男人坠入情网，之后老婆以他的房子为担保，贷了一笔钱逃走了。而这不过是灾难的前奏。连作为房子租金的退休金也被骗走，李部长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这里需要插一句，他最为疼爱的独生子也不幸卷入了暴力事件。受害者毫不讲理地要了很高的赔偿金，成为穷光蛋的李部长无计可施。

在这种窘迫的局势下，素来享有性格温和、稳重之称的李部长来到警察局吵闹，与警察进行粗暴的对抗，换来的结果是

在拘留所冰冷的地板上睡了一个晚上。同时，逃走的老婆没有找到，警察还要对他做错了事、卷入小是非的儿子进行拘留。

李部长带着沉痛的表情从警察局出来。两天后，人们在他即将拍卖的家里发现了他冰冷的尸体，他死在了车库里，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

死亡现场是这样的，李部长倾在驾驶椅上，以一种舒适的姿态躺着。脚下丢着一个很大的果子酒瓶。车库的门是关着的。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如预料的一样，他喝醉了。

据第一个目击者——房产中介金先生说，他刚打开车库门时，里面连汽车的排气管都看不见。由于冬天的车库是完全密闭的，把车子启动，车库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的尾气室。由于没有找到遗书，并不能肯定是自杀还是事故，但他的遗属认为他信天主教，没有理由自杀，一定是醉酒后昏睡过去了。警察很快就以事故引发死亡结案了。

他的不幸真的只是运气不好吗？如果不是运气不好的话，那么一定得有人负责任。由谁负责呢？是让他在大好年龄就无所事事的公司，还是他逃走的夫人呢？或者是骗了他租金的房东，或是随便就挥动拳头的儿子，或是没能和他协商的受害者，也或者是不晓得他窘迫的困境，把他监禁进拘留所的警

察呢？或许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阻止这一连锁反应引发的不幸。

然而事情却不是那样的。警察只是在依法执行公务，受害者只是为了让自己受的伤害得到补偿，而索要了自认为合理的赔偿。他儿子只是以暴力的方式，表达了对家庭突遭变故而感到的绝望，夫人只是在过去 18 年不太幸福的婚姻生活，又蒙上了老公失业的阴影后，走了一条最能保障自己幸福的道路。公司也是一样的。公司认为他在使费用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时是一个不适合的人。因此他们的行为在自己的利益层面来说都是合理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了一点坏，使他的不幸不偏不倚成了这样。这就是对公司来说没有大用处的人的命运。就连平时自觉高人一等的所谓“白领”，失去了名片上的头衔后，也要面对世态炎凉。对所有人来说，走下坡路都是一瞬间的事。

我至今还有名片。它看起来相当帅气，但遗憾的是轻易用不着。但我想借此自豪一下。我的名片背景是白色的，依稀带着一点接近草绿的颜色，但不仔细看的话却看不出来。不知是材质就是这样还是故意弄成这样，上面画着不规则图案，还有隐约的花纹，和凹凸不平质感的凹痕。然而这只是视觉上的效

果，实际摸起来却是很平软的，而且一点儿都不皱。文字都在尾部印得稍圆，看上去却是刚硬的哥特体英文。角落简洁地印着公司名称和职位，正中央印着我的名字。翻过正面，下端用更小却更鲜明的字体印着我的电话和邮箱，这张名片简洁利落，完美得无可挑剔。

帮我制作名片的经理还自夸，这里面有她智慧的结晶。

“虽然是纸，但这却不是普通的纸张，和美元中加入的成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吧。一般的地方是找不到的哦。”

她深以为傲。话虽如此，我仍然感到遗憾。我不能经常使用它，我主要在家办公。我甚至连着三个月没见着给我名片的经理了。

“名片大概用不着吧。但是你也知道，公司也许要用到这个东西，所以说……”

她做了个遗憾的表情，耸了耸肩。我可以理解。因为这张名片就算闲置在钱包里，也是相当漂亮的。说不定，安迪·沃霍尔（1928—1987，是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他大胆尝试凸版印刷、橡皮或木料拓印、金箔技术、照片投影等各种复制技法）看到了还会复印几张，刷上各不相同的颜色，然后放在相框挂到墙上呢？

从几年前的一次同学聚会起，我开始使用名片了。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我过得十分辛苦。为了让自己相信，自己过着正常的生活，我需要参加一些十分平凡的、普通的聚会。如果没有同学会的话，哪怕是教会，寺庙，教堂，甚至是清真寺我可能都会去。虽然我的工作不太赞同我有宗教信仰。不，是我怕公司不允许。现在想来，只要我的宗教信仰对工作没什么妨碍，公司是不会介意的吧？公司常常对我很宽容。但当时我根本没想这些，因为那是个多事之秋。所以当收到开同学会的通知时，我十分激动，说得夸张点儿，我有种得救了的心情。

我终于又穿上了西服。如果爱开玩笑的人看见我的装扮，一定会觉得我要去见我的初恋情人呢！但是我毕业于典型的男子高中，我也不是同性恋。一定要有那样唯美的爱情故事，人们才会觉得特别吧。我觉得很遗憾。但是这是个始终与公司有关的故事，而我工作以外的人都是平凡人。不，从刚果回来后，我觉得连我的工作都没什么特别的了。

步入正装云集的同学会会场，一瞬间我脑海里闪过两个念

头。一个是，如果我还和他们走得很近的话，我看起来也只是个普通人；还有一个是，我上高中那几年，几乎没什么朋友。

学生时期，我是个不太起眼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每个班应该都有一两个吧，他们的存在感都相当弱，因此当同学们想起他们时，他们仿佛只是和桌椅一样的背景。我既不阴暗，也不喜欢欺负人，我只是个没有存在感的学生。甚至为了显示自己是男人而欺负弱者的同学，都因为进入不了我的领域而没能冒犯我。老师上课时随机点名读课文，也绝对不会点到我的名字。这就是当时的我。

因此见到我的同学全都有点紧张。他们都非常想认出我，露出为了想起我是谁而纠结的神情，他们甚至因和我握了手还有点高兴。我虽平凡却是个真诚的人，并没有因为他们想不起我的名字就生气。我说出名字的话，他们中有很多人还是会想起来的。那就像记得不管在哪里集训，位置总是在国旗的右边或者是左边。想不起来就是这么回事。我说出了名字，他们都抱歉地说对不起。反应差不多，先是很慌张，然后想起来了，象征性地赞扬了我几句，并且说下次见之类的话。

也有几个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高兴，当中有一位是我3年级时的班长，他看见我名片的头衔写着“顾问”时，

这样问我：“你在公司主要做哪个方面的顾问呢，准确来说？”

“也没什么，就是机构调整。”

瞬间，班长的表情变了。变脸的过程很缓慢，好像落在清澈水面上的一滴墨，在水中渐渐晕开了一样，我可以感觉到看我的同学的脸色都变了。我背后传来嘀咕的声音。没办法。“机构调整”这样的词，常常会刺激我们本能的条件反射。

那天晚上，在从一家酒吧转移到另一家酒吧的路上，一位同学抓住了我的领口。他和我由于上学时打过架，所以还能记得彼此的名字。他不由分说就朝我挥拳头，我差点就倒在地上了。我的嘴唇被打破了，有点血腥的味道。我抬起头的时候，他被其他同学抓着动不了。他就破口大骂，骂着骂着，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同学们放开了他的手臂，有人开始安慰他。我表情茫然，愣住了，一直站着。

班长向我走来，这么对我说，“理解他吧。他在银行工作，前段时间，好像因为机构调整，被辞退了。现在在净水器公司找了份工作。”

为了卖净水器，你可以猜出今天在他身上都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定需要向别人发泄。男人们在一起必然会排次序，现在他